

2016 上海书展进行时

# 继刘慈欣后,80后清华学霸郝景芳凭《北京折叠》摘下雨果奖 她的科幻小说里 有对人类最大的善意

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发自上海

在昨天中国女排夺金的同时,还有一个好消息在网上流转——第74届雨果奖揭晓,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凭借《北京折叠》,获得了最佳中短篇小说奖。

这是继2015年刘慈欣凭《三体》获奖后,中国作家第二次获得世界最高科幻奖项,同时也是亚洲作家第二次获雨果奖。

昨天下午,刘慈欣现身上海书展,出席《三体3——死神永生》英文版大中华区首发式。

对于中国人接连不断地获得这项被欧美人包揽了几十年的奖项,大刘的这个回答,堪比郎平在奥运女排半决赛后说的那句“只靠精神不能赢球”——“中国的科幻文学依然低迷,有影响力的作家很少,这种状况必须改变,不然获奖再多都没用。”

郝景芳这个名字,大众并不是非常熟悉。加个前缀,可能你会感受一些:第四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得主。前三届得主依次是韩寒、郭敬明、张悦然。

2006年,郝景芳才开始创作科幻小说,科幻圈里人称“姐姐”。

至于她这次的获奖作品《北京折叠》,估计很多人连名字都没听过。这篇小说是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。

“《北京折叠》在国内不太出名,但在国外知道的人比较多。”刘慈欣说。

小说构建了一个阶层高度分化的未来城市,北京城被打造成三个空间,当一个空间出现时,另外两个空间就折叠起来,里面的人也处于休眠状态。

故事通过讲述第三空间的垃圾工老刀为挣钱送女儿上幼儿园,而接受了从第二空间向第一空间送信的任务,在他穿越空间的经

历中,揭露了这个世界不平等的运作规则。

很难想象,这样一篇现实主义科幻小说,出自一个漂亮女孩之手,还是一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姑娘。

前不久在新书《生于一九八四》的发布会上,记者见到了郝景芳——黑发垂肩,白色连衣裙,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。

她这样介绍自己:“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生,在经管学院拿到了博士学位,2013年开始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。”

知乎上,有一个郝景芳同学的回忆很有意思:“这姑娘是当年隔壁班的学神,新概念作文她拿的名次貌似是够北大中文系免考的,然后她竟然考了清华物理系,我当时还想若干年后她会出现在科研大牛名单里,结果她得了雨果奖,真是智商碾压无时无刻不在。”

这位同学一定没想到的是,作为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,郝景芳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“晴妈说”,里面用各种心理学、教育学的知识,配上自己画的插图,讲怎样教育小孩。

也许因为郝景芳不够“专一”,所以她的小说才充满了层次感和多元化,关注现实主义和人情悲暖,始终有一种不同于其他“硬”科幻的独特特质。

“在《北京折叠》这部小说中,我提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,面对着自动化、技术进步、失业、经济停滞等各方面的问题。”

郝景芳在获奖感言中说,“同时,我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:人们没有活活饿死,年轻人没有被大批送上战场,就像现实中经常发生的那样。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,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。”

刘慈欣这样评价郝景芳的作品:具有“温暖典雅的诗意”,像是“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阳又回来了”。

有读者评价说,她的文字里,有对人类最大的善意。这也许正是她获奖的理由。

人物名片:

郝景芳:天津人,小说作者,散文作者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流浪玛厄斯》、《回到卡戎》。



## 卖了300多年文房四宝,现在“加装”了美术馆 吴山明夫妇联袂送上开馆画展

# 杭州老字号浣花斋,重回中山中路

本报讯 杭州鼓楼南门旁,中山中路11号是一幢建造于20世纪初的砖木建构小洋楼。这栋在鼓楼旁已伫立了一个世纪的老房子,是杭州市第四批历史保护建筑。

前天,寂静许久的小楼门口铺上了红地毯,两边排满庆贺花篮。二楼石灰白的墙面上,挂上了一块牌子——浣花斋——杭州老字号,但和大家印象中不同的是,招牌下方还有一排字,写着“浙江浣花斋美术馆”。

专卖文房四宝的浣花斋,1637年就开了,当时的名字还要更长一点,叫“杭州浣花斋南纸号”,与北京荣宝斋、上海朵云轩齐名。鲁迅那时写信,就指定要用浣花斋出品的,吴昌硕、黄宾虹、潘天寿等,都是浣花斋的VIP。

这些年科技进步了,提笔写字的人却越来越少,300余年的浣花斋跌跌撞撞中躲过了各种危机。但2014年,在南山路上“住”了

7年的浣花斋,再次关门迁址。

这次回迁,虽然不是旧址,但浣花斋的传人赵军却蛮高兴,因为终于“重回中山中路”了。

在《杭州市志》中说,中山中路上以前有很多卖文房四宝的店,除了浣花斋,比较红的还有匀碧斋、邵芝岩、石爱文,位置差不多就在中山中路与河坊街的交叉口。

回归后的浣花斋,升级到了2.0版:一楼继续卖各种文房四宝,顾客还可以在这里体验怎么做纸笔,这些浣花斋的保留技艺,都已经是“非遗”了,二、三楼则为浣花斋美术馆的展厅。

持续到9月8日的开馆展览,是“吾道至简——吴山明、高晔画展”,开幕式很热闹,现场摆满了椅子,却还不够坐。

吴山明先生拿出了他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30年的创作,大多为水墨人物画。7月

份,杭州最热的那段时间,朋友圈里曾经流出吴先生一手包着纱布,一手画画的照片,就是在为这个开馆展做准备。

但这次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,一起展出的还有吴师母——高晔的作品,她擅长幽兰、墨竹等花鸟画,在闷热的秋老虎天气里,给看画的人带来一丝凉意。

记者发现,和南山路一带的美术馆不同,这里的看展的人群中,还有拎着环保袋,袋里钻出黄瓜和葱的居民。我好奇搭讪了一位60多岁的大妈,因为她在高晔的一幅墨竹之前,站了很长时间:“我就住在附近,买好菜,进来张两眼。画画好坏我也不懂,看个热闹。画这些竹子要花很多时间吧?你看这叶子粗粗细细,好像有风吹过来,会动的。”

这么看,浣花斋开在这里开对了。

本报记者 陈淡宁